

淺談「數位多元媒體表達能力」

文藻外語學院圖書館 謝慧貞

前言

置身在當今這個資訊流動快速，電腦網路及傳播科技發展日新月異的網路數位時代，圖書館自 20 世紀末開始倡導資訊素養，強調人類除了傳統的閱讀與書寫的能力之外，還必須具備電腦科技的使用能力、媒體素養、取得資訊、鑑別資訊以及將資訊整合成知識等種種能力。提升台灣學生的閱讀能力，以及整個社會的閱讀風氣，也一直是公共與學校圖書館致力推廣閱讀活動的目標。尤其是在 2006 年台灣加入「國際學生能力評量計畫 (PISA)」評比之後，歷年來所公布的評比結果與排名，總會引起一陣恐慌，甚至《親子天下》本月第 19 期出現「為何少年不閱讀」的封面標題。然而，青少年真的不閱讀嗎？如果閱讀的素材不是紙本的文字符號，就不算是閱讀嗎？現代人的閱讀素材已不純然是文字符號，透過手機閱讀雜誌或小說，閱讀 email、部落格或臉書裡的圖、文、影片，算不算閱讀？寫網誌經營部落格或臉書、藉由社交通訊軟體或平台與同儕以鍵盤輸入對話，算不算書寫？這是一個值得深入討論的問題。

傳統的識讀或讀寫能力 (literacy) 無庸置疑是建構知識與終身學習的基礎；然而，「正如同傳統讀寫教育，千百年來中外同樣都偏重在文字的讀寫或口語說聽上。面對愈來愈圖像化的現代社會，是否應該改變傳統獨尊文字的讀寫教育，尤其在網路興起後，帶來文化環境的遽變，有關採行新讀寫教育的呼聲，更是成為教育界關注的議題」(洪文瓊, 2007, 頁 1)。筆者因為分別於 2008 年 10 月 (第 57 期) 與 2009 年 8 月 (第 67 期) 分享有關圖像小說的介紹與討論，讀到相關文獻提到“multimodal literacy”這個新素養名稱，因而引發好奇心，同時發現在國內的中文文獻似乎尚未普遍介紹這個主題，僅透過搜尋引擎查到清大外語系劉顯親教授的國科會計畫—「第二代網路科技 Web 2.0 及大專生英文寫作教學研究」將 multimodal literacy 列為關鍵字並譯做「(數位)多元媒體表達能力」，故本文亦採用此中文譯名。由於「數位多元媒體表達能力」涉及教育學、視覺傳播學、哲學等領域，因受筆者時間與學科背景的侷限，本文將以詮釋性書目 (annotated bibliography, 或稱註解書目) 的方式淺要介紹這個主題，以達拋磚引玉之效。

識讀教育的變革

洪文瓊 (2007) 指出「西方社會的識讀教育，在二次世界大戰以後有兩波變革。首波因電視文化的影響，由單軌的文字識讀 (literacy) 朝向視覺識讀 (visual literacy) 發展。本世紀之交，由於網路化的衝擊，又興起推動『多元識讀』 (multiliteracies) 的呼聲。」(頁 1) 在第二波的變革浪潮中，多元識讀

(multiliteracies) 是在 1996 年由「新倫敦團體」(the New London Group, NLG) 所引介到教育研究領域 (Jewitt, 2008, p.245)。NLG 是一個由英、美、澳等國十多位識讀教育領域的學者所組成的團隊，爲了因應全球資本主義中政治、經濟、文化、科技等層面急遽改變的社會情境，除了培養學生未來自職場上所必備的能力之外，也希望能夠創造學生成功參與未來公民社會的生活，他們提出「多元識讀」的理念，對於傳統識讀教育帶來反省與創新。然而，儘管多元識讀是複數形，但傳統讀寫能力仍是諸多識讀能力中的核心 (Jewitt, 2008；徐靜嫻，2007；洪文瓊，2007)。

第二波的變革中，繼「多元識讀」之後所萌發的「多樣式」(multimodality) 這個創新的觀點是在 2001 年以英國倫敦大學教育學院教授 Gunther Kress 爲首和其他幾位學者共同提出，並分別出版兩本專書論述。與「多元識讀」的理念無別，都是爲了因應社會與符號場景的改變 (in response to the changing social and semiotic landscape)。在其概念中，Mode (形式或形態) 所指的是「在溝通與表現上所有能以符號來表示的手段，比方……口說語言、手語、書面語言」(徐靜嫻，2007，頁 214)。這個新觀點的主要基本假設是：意義的建構是透過許多再現性 (representational) 與溝通傳播性的資源 (communicational resources)，語言只是其中的一種資源，並非唯一 (Jewitt, 2008, p. 246)。這樣的背景是因爲「書面語言在公共傳播上的主體位置被逐漸驅離，最明顯的是，視覺媒體佔據越來越重要的位置，而其他形式，如音樂，也被推入了公共傳播的中心位置。視覺形式、音樂等不再只是一種溝通形式，而是一種表現的手段，資訊科技給予它們本身視覺化的特徵。……因爲資訊的傳送，以視覺的形式比書寫的形式在傳送上來得有效率」(徐靜嫻，2007，頁 212)。

「數位多元媒體表達能力」定義

2003 年 Carey Jewitt 與 Gunther Kress 以「多樣式識讀」(multimodality) 的觀點爲基礎選錄了 10 篇文章，採用「數位多元媒體表達能力」(Multimodal Literacy) 爲題名，編輯成書出版，創造出這個新名詞，意指「涵括在當今世界中，意義可以被建構與傳播的各種不同方式」(McLean, 2007)。國際閱讀學會 (International Reading Association) 在官網中羅列出與「讀寫能力評量標準」(Standards for the Assessment of Reading and Writing) 的相關專有名詞，其中對於「數位多元媒體表達能力」定義，茲暫譯如下：

幾世紀以來，書本一直是溝通傳播的核心媒介，主要是透過書寫形態表現在紙張上。今天，螢幕成爲主流的溝通媒介，對圖像形態的信賴遽增。形態 (modes) 用來傳播或溝通以及再現的資源，例如：口語、舞蹈、手勢、音樂、雕塑、攝影，以及書寫。人類會透過單一形態，例如書寫，來表達自己，但是我們會結合多種形態來溝通的頻率越來越多。這形成了多型態

文本，像是結合了文字、圖像、音樂與動作的 PowerPoint 簡報或 YouTube 影片，或像是印刷與圖像所併合而成的一則廣告。現在和未來的學習者需要習得 (acquire) 這樣的數位多元媒體表達能力。

以「多樣式」(multimodal) 的方式來看待學習會引發出許多對於學習的新問題，例如：以口語表現的知識，和以圖像、手勢、3D 或其他形式所再現的知識會維持相同嗎？再者，學習的發生會不會因為知識呈現在不同的形式上，如：圖像、口語或書寫，而有所差異？雖然關於「多樣式」(multimodality) 的理論正在發展中，但這仍是個新興領域，尚未建立起普遍被接受的理論 (Jewitt & Kress, 2003, p.4)。有關「數位多元媒體表達能力」的文獻，在美國、英國與澳洲有不少研究或討論，大部分是在語文教育 (English and language arts) 領域中，甚至也有劇場教育 (theater education) 與「數位多元媒體表達能力」的鏈結。2009 年的 IFLA 會議中美國 Western Illinois University 圖書館員 Sean Cordes 的一篇論文，專論「數位多元媒體表達能力」在 21 世紀的圖書館利用教育中所扮演的角色。相繼而來，今年的 IFLA 年會，芬蘭赫爾辛基市立圖書館館長 Maija Berndtson 也發表一篇題名出現 multimodal literacy 的論文，完整篇名為「圖書館在跨文化社會中對數位多元媒體表達能力的推廣」(Libraries Promoting Multimodal Literacy in an Intercultural Society)。以下將簡要摘譯這兩篇以圖書館服務為主的論文，雖然分別是以大學圖書館與公共圖書館為背景，期望從中也能獲得一些適用於學校圖書館的啟發。

詮釋性書目

1. Cordes, S. (2009). Broad horizons: The role of multimodal literacy in 21st century library instruction. *World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Congress: 75th IFLA General Conference and Council*. Retrieved from <http://www.ifla.org/files/hq/papers/ifla75/94-cordes-en.pdf>

Cordes 從三方面來討論「數位多元媒體表達能力」這個概念：一、從「數位多元媒體表達能力」對於圖書館與圖書館讀者的重要性；二、從理論的角度；三、從圖書館資訊服務、教學與學習的觀點。要能夠在這個充滿多樣式資訊的世界中成功，除了傳統的讀寫能力，我們必須具備廣泛的能力，並且熟練其他複雜的技能，包括各種不同形態資訊的取得、分析、整合、評鑑與使用。像是使用與創造視覺文本、聲音文本以及文字書寫的形式，鑑賞存在於各種媒介的訊息，以及獲得社會覺知與具備在多樣的全球化社會中溝通與生活的能力。Cordes 表示「數位多元媒體表達能力是多種溝通傳播形態的合成。這種溝通傳播使得多種單一形態轉型成一個包含了嶄新或多種意義的形式。這個多樣式物件 (multimodal object) 具備各種工具、技能和敏感度，也通常反映了團隊協力與個人的努力。」(p. 3) 簡要地說，「數位多元媒體表達能力」集合了對多種形態 (multiple modes) 的識

讀能力。雖然這些識讀能力，如：視覺素養、資訊素養、媒體識讀或多元文化素養，並不是新的概念，但是這些識讀能力所交互創造出一個新物件的概念，卻是一個從傳統識讀能力的觀點中分歧出來的新想法。

Cordes 以法國哲學家傅柯 (Foucault)「權力／知識理論」中的「技術」(Technologies)以及俄國心理學家維高斯基 (Vygotsky)的「活動理論」(Activity Theory)為「數位多元媒體表達能力」在資訊過程中提出比較適切的說明。傅柯所謂的「技術」表示在我們的文化中人類建構關於自己的知識的各種不同的方法，主要有四種：權力的技術(Technology of Power)、符號系統的技術(Technology of Sign Systems)、生產的技術以 (Technology of Production) 及自我的技術 (Technology of Self)。這些技術的基本概念在於權力會影響個人自我轉變的能力，而圖書館或館員長久以來一直是扮演著知識守門員的角色，由於科技與文化的變遷，使用者對圖書館設備與服務上的需求也相對逐漸增加。精熟各種新識讀能力與科技的圖書館專業人員是為了要幫助使用者有能力使用這些技能。而使用者與館員合作也是為了增強自己的能力，透過取得符號性的資訊創造出知識物件 (objects)。於是圖書館或資訊服務中心的角色從資訊或知識的守門員轉型為引導者—肩負增強他人資訊能力的責任。

Cordes 分享在課程中所指派的兩份作業，第一份由學生自選主題，並找出與該主題相關的各種形態的資訊，分析、辨識資訊形態之後整合成視覺顯示，這需要資訊素養與視覺素養的技能。第二份作業讓學生使用一個蒐集圖像的網站、製作影片的網站以及班級部落格來製作一部影片，藉此作業，學生得以設計並傳遞一件採用多種形態、元素與工具而成的資訊物件 (information object)。Cordes 指出現代的識讀能力有四個特色：1.擴大了傳統能力的範疇；2.緊密結合科技與文化；3.具有轉型的潛力；4.需要長期的熱誠決心 (commitment)。Cordes 建議圖書館開始為使用多形態文本做準備，例如協助使用者發展使用影片、圖像、演說等資訊形態的能力；並為各種不同學習風格的使用者提供存取多元資訊形態的機會。最後鼓勵我們在圖書館研究、實務工作與專業發展中追求對「數位多元媒體表達能力」概念的了解，因為圖書館與館員在處理多樣式資訊中，所扮演獨特的角色—不僅創造資訊物件，也使他人有能力創造。

2. Berndtson, M. (2010). Libraries promoting multimodal literacy in an intercultural society. *World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Congress: 76th IFLA General Conference and Assembly*. Retrieved from <http://www.ifla.org/files/hq/papers/ifla76/133-berndtson-en.pdf>

Berndtson 是芬蘭赫爾辛基市立圖書館館長，首先說明 IFLA 的「識字與閱讀組」(Literacy and Reading Section) 以及「多元文化族群圖書館服務組」(Library Services to Multicultural Populations Section) 決定在 2010 年的年會共同舉辦一個專題場次：「圖書館對於多元文化、語言社群之閱讀推廣」(Libraries Promoting Reading in a Multicultural, Multilingual Society)。這兩個組的服務宗旨皆與「格拉

斯哥宣言－圖書館、資訊服務與知識自由」(Glasgow Declaration on Libraries, Information Services and Intellectual Freedom)有關，而此宣言即為圖書館服務對於人權保障的基礎架構，強調資訊應該自由地被所有人取用，不能以任何理由歧視，包括種族、國籍或原生族裔、性別或性向、年齡、身心障礙、宗教或政治信仰。

Berndtson 介紹芬蘭赫爾辛基市立圖書館的概況，自 1995 年被芬蘭教育部指定扮演多國語圖書館 (Multilingual Library) 的角色。芬蘭有兩種官方語言，芬蘭語與瑞典語。以赫爾辛基市而言，市內有 84% 的芬蘭語人口，6% 瑞典語，10% 其他外語，其中包含俄羅斯、愛沙尼亞、索馬利亞、中國、泰國、伊拉克、土耳其、德國和英國等國的外語。於是，赫爾辛基市立圖書館的功能便是為芬蘭的外語族群提供圖書館服務，與國內外的夥伴機構建立合作關係，開發資訊與讀者諮詢顧問服務，採購國內所需但少有的外語資料為小眾讀者提供服務。因此該館館藏有高達 60 種語言的資料。雖然致力於外語資料的典藏，但對於芬蘭文的資料採購並沒有忽視，因為他們認為保存一個人的母語也同時是在幫助他學習來到新國度之後所使用的語言。

圖書館除了提供有關芬蘭社會的資料，也提供讀者取得關於他原生國家的資料與活動訊息。赫爾辛基市立圖書館堅持遵循著 IFLA 所制訂的服務目標與標準。Berndtson 認為圖書館應該隨時反映社會的現況，而公共圖書館的工作是藉由所提供的活動來支持文化、民主的實現、個人發展以及整體性的服務。文化不只是指書寫的文化，而包含其他的文化形式。民主的體現必須有各種不同觀點的呈現，也確認各種訊息或資料都能夠被取得。公共圖書館必須能夠滿足個體對於資訊的需求，不論是個人生活層面或是在社會中或職場上的需要。很少有社會機構能夠像圖書館一樣，不分年齡性別也不論文化或社會背景，提供整體的服務。Berndtson 指出要能夠在民主社會中成功扮演活躍的公民角色，只具備傳統的讀寫能力是不足的，因為出版媒介的改變以及內容呈現的形式多元。關於「數位多元媒體表達能力」，Berndtson 個人的看法並未多有著墨，但多引用上述那篇 Sean Cordes 在 2009 年 IFLA 年會中所發表的論文。她強調若是缺乏基本的閱讀與識讀能力，跨文化的對話是不可能的，在多元文化的世界中，文字不足以表達之處可以藉由螢幕上的圖像幫助。圖書館在每個國家中是個關鍵的力量，可以促使在地的人民有能力參與在地社會，進而成為全球資訊社會與多元文化社會中的公民。

結語

1980 年代以來台灣社會在新移民的加入後，族群樣貌與文化多樣性愈趨多元。校園裡學生，不論是否來自異國聯姻家庭，他們的表現因社經地位的差異以及社會與科技的快速變化，傳統讀寫能力受到影響，而這樣的能力也直接影響了其他學科的表現與各方面的學習。以傳統讀寫能力為主流的社會，如火如荼的開

發數位學習的環境，交織著城鄉差異與數位落差等複雜因素，培養學生的多元識讀與數位多元媒體表達能力已成為教育現場無法規避的課題。本文簡要介紹這個 21 世紀的新識讀能力在圖書館領域中的初探，希望藉此呼籲教育工作者對於識讀能力的範疇能夠再開放些，不再侷限於文字形態。關於國外的教育現場對於「數位多元媒體表達能力」的探討或實務經驗，期待後續的機會分享。

參考書目

洪文瓊 (2007)。多元識讀：二十一世紀教育新課題 9612116。2010 年 12 月 10 日，取自：<http://www.slideshare.net/winston2744/9612116>

徐靜嫻 (2007)。課程統整與多元識讀：從教師合作探究到師培課程實踐。台北：學富。

Cordes, S. (2009). Broad horizons: The role of multimodal literacy in 21st century library instruction. IFLA Conference. Retrieved from <http://www.ifla.org/files/hq/papers/ifla75/94-cordes-en.pdf>

Jewitt, C., & Kress, G. (2003). *Multimodal literacy*. New York: Peter Lang.

Jewitt, C. (2008). Multimodality and literacy in school classrooms. *Review of Research in Education*, 32, (What Counts as Knowledge in Educational Settings: Disciplinary Knowledge, Assessment, and Curriculum), 241-267.

McLean, N. (2007). Multimodal literacies [PowerPoint slides]. Retrieved from http://industry.becta.org.uk/content_files/corporate/resources/events/2007/feb/nie1_mclean_naace.ppt

Standards for the Assessment of Reading and Writing : Glossary, Retrieved from http://www.reading.org/General/CurrentResearch/Standards/AssessmentStandards/Assessment_standards_Glossary.aspx